明慧週報

良言破迷雾 真相指光明

WWW.MINGHUI.ORG

东港版 第 65 期 2013 年 8 月 19 日

爱尔兰议员通过决议 阻止中共活摘器官

【明慧网】二零一三年七月十日，爱尔兰议会外交事务及贸易联合委员会举行了关于阻止中共活摘器官的听证会，听证会由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的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联手著有《失去新中国》等著作的美国作家伊森•古特曼和法轮功学员揭露了中共活摘人体器官进行贩卖的罪行。举办听证会的爱尔兰议会外事贸易委员会所有议员悉数到场，到场议员一致通过了阻止中共活摘器官的决议，并将敦促立法，阻止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

爱尔兰国家电视电台 RTE 和爱尔兰第一大报《爱尔兰时报》都在第一时间对会议进行了报导。

爱尔兰参议员大卫•诺瑞斯在听证会上提出阻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决议以及立法的议案

麦塔斯和古特曼运用大量调查数据和事实资料得出结论，二零零零年至二零零五年间，至少有六万五千多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活摘器官，而实际上被虐杀的法轮功学员可能超过上百万，与会议员对这一事实表示极大震惊。会议结束时，主席帕特•布理尼议员宣读了参议员大卫•诺瑞斯拟定的反对中共活摘器官的决议，在所有出席的议员同意声下，决议获得一致通过。

此前的七月八日，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接受了爱尔兰国家电视电台 RTE 采访，节目主持人派特•肯尼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罪的众多证据震惊之余，不禁说道：“换句话说，中共是按订单（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肯尼特别向听众提到自己见过法轮功学员在中共使馆外抗议，也见过法轮功学员在爱尔兰户外炼功，法轮功的功法十分祥和，与世无争。◇

澳洲新闻周刊：中共恐怖的盗取器官罪行

【明慧网】澳洲《新闻周刊》二零一三年五月十一日登载作者 Jeffry Babb 的评论文章，标题为《中共可怕的器官盗窃：他们的罪行，我们的耻辱》。文章说，有可靠的报告表明活摘器官的事正在发生。中国所提供的移植服务，只有在“应订单来杀戮”才能做到这样的供应。

文章说，没有人能活着离开那个“屠宰店”，这就是为什么没有人谈论它。没有人知道有多少中国的法轮功学员“被强制摘取器官”。

七年前，前加拿大政治家大卫．乔高和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公布了他们的报告：“血腥的活摘：杀害法轮功盗取他们的器官”。在这份开创性的报告中，他们公布了中共活摘器官的证据。

为了看他们的器官是否匹配，受害者受到身体检查。他们被做了准备和麻醉。通过注射，让他们的心脏停止跳动。但他们还没有死。出于移植的目的，重要的是那些器官尽可能是新鲜的。

最先切下的是眼睛，从那里摘取角膜供角膜移植。然后，那组外科医生迅速地摘取其它器官。最后只剩下皮肤和骨骼。这个人体剩下的部份就会被丢去焚烧。在这可怕过程中的某一时刻，受害人死亡。

正如众所周知的，在世界各地，寻找器官捐献的人经常要等待数年才能等到一位匹配的捐献者。在中国，寻找匹配的“捐献者”只要几周的时间。这只有一种解释——存在一个很大的活体库，但不是自愿的“捐献者”。这个“活体库”主要是法轮功学员，因为他们所遭受的医疗检查和病理检验的类型说明了这一点。◇

二零一三年七月二十七日，法轮功学员在德国西南旅游名城弗莱堡市举办制止中共活摘器官暴行的征签活动。真相展台设在著名景点——弗莱堡大教堂前，人们纷纷关注、签名。

丹麦老人：找到回家的路

【明慧网】八十五岁的鲍尔•安德生，是丹麦民航总局退休机械工程师，幼年时因为医疗事故汞中毒，在漫长的一生中，受尽病痛折磨，想尽各种办法，都没有解决病痛。

安德生在一九九八年复活节期间参加了法轮大法九天学习班。通过修炼法轮功，他身体的银汞中毒症状奇迹般地消失了，苍白的脸变得红润，雪白的头发又变成了浅棕色。他的脸上浮起了笑容，他真正地感到：找到了回家的路！

他说：“我整整等了六十五年。直到我阅读了《转法轮》，我马上意识到，师父了解所有的事，也知道所有的事！”

安德生从九八年起，一直在哥本哈根国王公园炼功。中共迫害法轮功后，安德生与其他几位法轮功学员配合，在哥本哈根中使馆前和平抗议。

老人每天骑自行车来到使馆对面，摆出真相展板，然后打坐，和平抗议一小时。

85 岁的鲍尔•安德生先生在哥本哈根市政厅广场上讲真相（2013 年 7 月）

他说：“我们在丹麦中使馆前的和平抗议从二零零二年开始。来这里为法轮功和平抗议对我来说是最值得做的事情，十一年了，我一直都坚持来。冬天我也不觉得冷。很多路过的人问我‘你不冷吗？’实际上我真的不觉得冷。”他说，“在中使馆前和平反迫害我要坚持到底，直到迫害结束。”

二零一三年七月，法轮功反迫害十四周年之际，“欧洲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丹麦哥本哈根召开，来自欧洲各国的法轮功学员除了参加交流会之外，还在哥本哈根举行了游行、集会、烛光夜悼等一系列和平反迫害活动。不善言词的安德生告诉记者，他非常高兴有机会在哥本哈根见到这么多来自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在随后的大游行和反迫害集会上，都看到了安德生的身影。

那天下午，在哥本哈根灿烂的阳光下，这位八十五岁的修炼人露出孩子般纯真的笑容。◇

重点大学全年级第一名的由来

【明慧网】小时候，我不是那种太聪明的孩子，我努力学习，仅仅是为了不被父亲训斥，成绩也只是班里的中等偏上。

初中时开始思考人生，萌发了考个好大学、功成名就的愿望。向往荣誉的冲动成了我学习的动力，成绩虽不错，但从没冒过尖，而且代价是很大的，经常学到晚上十一、二点，头发掉了一大把，眼圈黑黑的，初中毕业照上，同学说我沧桑得像个老人。

到了大学，仿佛到了奋斗的终点，便懈怠了。和同学们一起看电影、旅游、活动……缤纷的校园充满了诱惑，空虚、迷茫也随之而来。我到学校图书馆看了古今中外很多哲学书、宗教书，也没有得到圆满的答案。

后来，我看到了《转法轮》，我的心被震撼了，“真、善、忍”、“返本归真”，一直萦绕在心里，我一下子明白了人生的真谛。通过不断地读法轮功的书，我明白了作为学生就应该学习好，学习好的目的是今后为工作负责，为社会负责。

在学习中，我按照大法的要求，修去名利心、显示心，我的心感到越来越平静、踏实。

有一天，同学突然告诉我：“你是全年级第一！”我以为同学在跟我开玩笑。因为我想到了种种不可能的理由：我每天要抽很多时间读书、炼功，根本没有象先前考学时刻苦，和其他同学一样只是上课听听讲，下课完成作业，考前看看书而已。况且我原本在这些高手如云的优等生中并不出色，入学的成绩在年级能排到五、六十名就不错了。况且在优等生中名次的角逐仿佛是高手的对决；况且全年级有近两百多高手……

当拿到成绩单时，我惊讶了！我真的是重点大学全年级第一名。是法轮大法澄清了我的心，开启了我的智慧。从畏惧父亲而学，到为了名利苦学，再到修炼后的明理而学，法轮大法在我身上展现了神奇的威力。

米晓征，重庆大学（B）区学生

注：本文作者米晓征女士，河北石家庄法轮功学员，因修炼法轮功，当年重点大学全年级成绩第一名的她，在仅剩一年就毕业的时候，被学校强行“退学”；之后她两次被绑架到洗脑班，被恶徒灌白酒、红花油抹眼珠、捏鼻子、掐耳朵、不许上厕所；甚至在她怀孕期间，中共党徒仍不停止对她的迫害，导致她流产。◇

辽宁郎庆晟惨遭中共九年冤狱迫害

（明慧网通讯员辽宁报道）郎庆晟，今年五十九岁，家住辽宁省东港市，在中共邪党长达十四年的迫害中，郎庆晟从东港市看守所，到大连市教养院，到昌图县关山教养院，到本溪市劳教所，到沈阳市东陵监狱，屡次非法关押，酷刑迫害，共被冤狱九年，家里被迫害的一贫如洗，房无一间，地无一垄。下面是郎庆晟自述自己遭中共多年迫害的经历。

大连教养院非法劳教三年

二零零零年，我去大连市打工，认识了几个同修。同年十二月，我和大连当地几名同修们准备去北京上访，被一恶人知道后恶意举报。一天晚上，我与几名同修被大连市星海派出所的警察绑架。拉到派出所后，一名警察问我：“你是不是法轮功？”我回答：“是。”他拿来一张纸，在上面写一句诬蔑法轮大法的鬼话：“法轮大法是 X 法。”我拿起笔，在这同一张纸上也写了一句公道话：“法轮大法是正法。”

就为这一句公道话，恶警将我送进大连市姚家看守所（监狱）。关押了九十天以后，我被星海派出所与当地公安局非法劳教三年，送进大连教养院迫害。

关山教养院劳役、高压电击、洗脑迫害

二零零一年八月，我被转押辽宁省昌图县关山教养院，那里是辽宁恶党“转化”法轮功学员基地，是最邪恶的地方。我被关押在关山教养院的“（迫害）法轮功大队”，教养院的书记、院长、副院长等命令犯人将我们一起十多名大法弟子都给赶到二楼的一个大空屋子里，将我们全部背铐，逼着我们在水泥地上坐了一夜，恶警用电棍威胁我们，不让我们睡觉。

第三天凌晨三点左右，将我们十多名大法弟子全部从监室里赶到楼外边的空地上罚蹲，当时只许穿一个裤头和一件背心，光着脚。一直蹲到早晨七点，院内来了一辆小客车，我们都被装进小客车里拉走，拉到各个大队去干苦劳役。我被拉到四大队（采石场），当时有不少犯人和警察在场。

在采石场，我仍是光着脚，只穿一个三角裤头和一件背心，他们不给衣服换。一个星期后，一名犯人给了我一件背心，下身还是只穿一个三角裤头干活儿。半个月以后，一名犯人给了我一条裤子穿。当时天很热，采石场的温度很高，我光着脚，只穿背心裤头干活儿（劈石头、砸石子），从脚到身上各个部位，全被晒起了水泡。我在那儿暴晒了一个多月，人瘦得脱了相。

从二零零一年到二零零三年七月，在昌图关山教养院，我一直被罚坐小板凳、洗脑迫害。从早晨七点一直坐到晚上九点。我仅因为说了“法轮大法是正法”这一句公道话，被中共邪党残酷迫害三年，多邪恶呀！

东港大东公安分局恶警刑讯逼供

二零零七年二月九日晚，我与东港同修于春娥、凤城同修张庆贵一起，三人驱车给同修送大法书籍、《九评共产党》、刻录机、等耗材设备。在向东港市客运站行驶的时候，被大东公安分局的恶警跟踪绑架。恶警搜身抢走我一千三百零五元现金，恶警抢钱时，故意将一顶帽子扣在我的头上，挡住我的眼睛，不让我看到他们抢走了多少（后来我跟到看守所提审我的人要钱，他们只承认抢走我六百元钱）。我的兜儿全被掏空。张庆贵被抢走现金三千元，面包车及车内所有东西都被抢走。

我们三人被拉到大东公安分局分开非法审讯。我不配合他们，四名恶警将我按倒在地，对我拳脚相加，一齐毒打我，打了十多分钟。一名姓许的恶警将我按在椅子上，将我的两手背铐在椅子上，许某问我“你会不会抽烟？”我说：“我不抽烟。”许说：“那好，我让你闻闻烟味。”许某坐在办公桌子上，一边用脚蹬着我的脑袋，一边点着两根香烟，堵在我的两个鼻孔来熏我。一共熏了四根香烟。我被熏得鼻子不停地淌水。凌晨三点左右，许某对我说：“一会儿，大队长王润龙来，更没有你好果子吃！”王润龙没来，来了一位副局长，叫他给我松绑。凌晨四点，我被送进东港看守所。同年四月十二日，我和张庆贵一起被送进本溪威宁营劳教所迫害。

本溪市威宁营劳教所洗脑迫害

我和张庆贵被送进劳教所以后，我们俩人被关在一间空屋子里，从早晨七点直到晚上九点，七、八个恶警队长轮班围攻我们，强迫我们看中共邪党伪造的诬蔑法轮大法与大法师父的录像，向我灌输恶党谎言与歪理邪说，给我们洗脑，时间长达一个月。同年九月底的一天，劳教所的副所长郑伟把我带到他的办公室，东港市检察院的人在场，说是来核实我和张庆贵的案情和表现。当日我被关进了小号里，一共两天两夜。

二零零七年十月初，东港市大东公安分局的人将我和张庆贵押回东港，关进看守所，要给我们俩人加重判刑。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东港市法院给我和张庆贵二人非法开庭。我的家属从他们内部得到开庭的消息，立即赶到法院，东港法院法官李新田、刘文国等人却欺骗家属说：“今日不开庭，以后什么时候开庭，法院会通知你们。”我的家属信以为真，就离开了法院。家属刚一离开，办案人李新田就宣布“开庭”。所谓的开庭，就是在没有任何人旁听与辩护的情况下，只向我们本人宣读他们的非法判决。前后过程不过半个小时，他们自己叫“秘判”。将我和张庆贵均被非法判刑六年。我们上诉至丹东市中级法院，丹东中法与东港法院狼狈为奸，维持东港法院的非法判刑。

二零零八年五月，我和张庆贵被投进沈阳大北监狱入监犯监狱迫害。同年六月十二日我被转押沈阳东菱监狱，二零一三年二月九日，我回到了家中。◇

【明慧网】中国又叫神州，人们自古相信这是被神眷顾着的土地。

中共篡夺政权后，为了让人对它绝对信仰和服从，大力宣传无神论，把信仰神佛和现代科学对立起来。

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认为：事物的生成，发展和毁灭都是宇宙中的高级生命——神所安排的，神是世界的主宰。

爱因斯坦说：“今天科学没有把神的存在证明出来，是由于科学还没有发展到那种程度，而不是神不存在。”“以后如果有什么能取代科学的，那就只有佛法了。”

可见，信仰神佛、相信善恶有报，不是迷信，而是正信。正信者才是真正的清醒者、不迷者。

读法轮功的书《转法轮》，身上的癌症消失；瘫痪卧床 16 年的病人，修炼法轮功两个月，又站起来了；诚念“法轮大法好”而遇难呈祥、出现生命奇迹……这些发生在人们面前的事实，是人力无法达到的，也是人间的道理无法解释清楚的。

1998 年 9 月国家体育总局抽样调查法轮功修炼者 12553 人，祛病健身有效率高达 97.9%。国家体总在调查报告中写到：“法轮大法有着十分超常的功效，已远远超出现代医学所能认识的范畴，这一超常的科学现象值得医学界和科学界深思和探讨。”

正信者明白并坚信法轮大法是宇宙中的最高真理。因此，无论是欺骗恐吓，威逼利诱、还是酷刑折磨，都无法使他们对法轮大法离弃。

正信者不迷，2002 年 6 月，在贵州省平塘县掌布乡发现了一块“藏字石”，五百年前崩断的巨石断面内，惊现六个一尺见方排列整齐的大字：“中国共产党亡”。

中共毁谤神佛，亵渎天地，杀人无数，恶贯满盈，上天怎能不惩罚它呢？清醒者一听说此事，就明白这是上天在用奇石向世人传达“天灭中共”的天意。谁还执意留在其组织中，就是它的一员，必为它陪葬。

今天的我们，处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不妨多听、多看、多想，了解真相才会清醒不迷。◇

钱财·福德·灾祸

【明慧网】人们常对那些不正当获取别人钱财的人说“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对受害者，则劝解说“别往心里去，破财免灾”。

其实前者并不是对恶人的诅咒，后者也不只是对不幸者的宽慰，这是古人为我们留下的天理。钱财不仅与灾祸有关系，也与福德有关系。

清朝年间，北方一经纪人张某去南方收欠款，不慎将收回的银子全部丢失，正当他悲伤郁闷之时，一老者上前答问，并将张某领回自己的家，张某见正是自己丢失的钱物，便拿出一半银子答谢老者，可是却被老者拒绝了，说：“我要贪图钱财，还能把你叫来吗？赶紧背起来回家吧！”

张某谢过，与对方互报姓名，心怀感激踏上归途。刚到江边，突然狂风大作，眼看一满载客人的船，翻入江中，这时张某将失而复得的银子发给船家，让他们快去救人，结果救上来的十几人中，就有那老者的儿子。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天理平衡着人的失与得，拿了人的钱财的同时，也拿到了灾祸；还给了失主遗物的同时，也得到了福德。每一个天良尚存的人，都会在我们的生活中找到这种看不见的交换。

中共几十年来用谎言，仇恨和斗争的宣传，把中国人的人性改造成了“党叫干啥就干啥”的党性，把很多原本善良朴实的人变成善恶不辨、是非不分的人。中共用百姓的纳税钱迫害百姓，对中共官员、公检法、“610”（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机构）人员以利益为诱饵，让他们参与迫害修心向善的法轮功学员。在过去的十四年中，这类人员遭恶报的事例大量出现，如：

——全国第一个非法审判法轮功学员的审判长、海口市法院的陈援朝，于 2003 年 9 月 2 日在万箭穿心般的痛苦煎熬中得肺癌死去；

——河南登封市一个被中共谎言包装成英模的女公安局长任长霞，在发狠迫害四位法轮功学员不久，即遭车祸惨死，同车五人中就她一个死亡，她的亲妹妹都说她是遭报应了。不久她的丈夫也遭报死亡。真是一人作恶，祸及家人啊！

——“天安门自焚”假案的 CCTV 专题节目制片人陈虻，在制作此节目后的 10 月份，就升任《东方时空》主管。不过这些晋升都是建立在出卖良知的基础上。正如 2001 年他在美国加州一个研讨会上所说，“新闻在我看来并没有什么真实性”，“谁给我饭吃，我就给谁卖命。”他真的应了自己的话。2008 年初，滴酒不沾的陈虻患上胃癌，后转移到肝部，2008 年 12 月在痛苦中死去，时年 47 岁。◇

CCTV“自焚”节目漏洞百出。央视称刘思影做了气管切开手术。手术切口在声带下方，此时人通过插入切口的管子呼吸，气流不过声带，无法正常说话。但刘思影手术后四天就接受采访、并响亮地唱歌，违反医学常识。